

# 做自己的“气氛组”

□司马小萌

太阳，从树丛中平静地露一小脸儿，完全没有和大红灯笼抢镜的意思。我喜欢这样感觉。

“做人要做这样的人”，著名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里唱的。

我的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有一些偶尔看到的、间或读到的、比较吸睛的要闻趣事；我的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有一些偶尔开心的、间或澎湃的、还算励志的只言片语。

来吧，敲起锣，打起鼓，自己做自己的“气氛组”！

1

黑龙江老朋友毕建华正在云南休养，刚才发来一张照片，称“有点诡异”，请“有点天文知识的”司马老师解释一下。

毕同学写道：“昨天傍晚，我拍夕阳时，拍到了一张奇怪的照片：云彩中，有一个圆圆的淡绿色的盘子，很像月亮。但现在这时段，月亮不是圆的。我同时拍的其他照片，并没有这个东西。”

俺把照片放到最大，左瞧右看。无法解释。

朋友圈里不乏聪明人，大家异口同声：“飞碟！”

好吧，欢迎外星人莅临地球[偷笑]！

2

“发点侦探片给俺。不要虐心的。我承受力差。[调皮]”我给承德晚报好友李小玉留言。

正在耐心等待报纸大样的李总，忙里偷闲发来几个小程序。“啥好看悬疑片啊？透露一下。我也喜欢！”盐城晚报小秀才赵亮加入进来。于是我迅速转去小玉发的电影帖。此时是晚上九点半。三个城市三位“福尔摩斯”，正在交流中……

小玉是忠实的电影迷，从2018年12月开始写《观影日记》，已经快写一本了！

天哪，看电影写体会，我觉得，那是高一小女生干的事。很难想象，人到中年的堂堂总编辑，还有此雅兴。

“好电影都会让人有所反思！”李总认真地说。

3

我很少写那种“让思绪在太空飞翔”的文章。但今年特别想写。新冠疫情已进入第三个年头，人类生存环境日益严峻，很想挣扎着发出几声呼喊。

很荣幸，在逆势上扬的《姑苏晚报》首发我的散文《说完月亮说太阳》。有趣的是，朋友们的标题也来了：襄阳姐们牛莉萍进一步发挥成《问完苍天问大地》，淮安姐们刘娟进两步发挥成《问完星辰问大海》。反正疫情期间基本都是“家里蹲”，我琢磨琢磨写个啥，也许，《问完朋友问自己》……

4

苏州日报社总编辑常新笑曰：您可以“九问”了[呲牙]。又说：《九问》应该算姑苏晚报约稿吧？俺回复：“估计得写一年[坏笑]。”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心里打鼓：毕竟本人水平有限，有点心虚哈。

5

儿媳妇过来帮我理发。剪几根毛，不需去理发店，在家等着“上门服务”就好。忒省事啦。

当剪刀从耳边掠过，俺迅速叮嘱：“千万别剪耳朵！”

儿媳妇一脸坏笑，声称：“越怕什么，就越来什么！”还振振有词地指出：这是“诱导性思维”。

于是俺马上改口：“你绝对不会剪到我耳朵！”说完，自己先“哈哈”了。这，不也是“诱导性思维”么！[偷笑]

第二天起床照镜子，吓着了！昨天刚剪的头发，左撇右翘，四处飞扬。这发型，也是“前无古人”了。

亲爱的理发师，看看你的杰作，忒萌了吧？

照片发到朋友圈，精彩点评有两个，想不想读一读？

包头晚报李强：“哇哦，每一撮头发都有自己的想法！[呲牙]”

长江日报张小青：“哈，司马张飞，我亲戚！[呲牙]”

6

爬了40多级台阶，登上21楼顶层平台，果然“不虚此行”：北京的夜，明亮、辉煌，洋溢着浓浓的奥运氛围。我用

华为手机拍摄。好友郭英明看到照片，惊呼：“哎哟哟，您拍得真棒！以后组织现场教学吧，办培训班。”俺谢绝：“太累！”

我这人也真是，当伯乐、学雷锋咋不觉得累呢？整天推荐这个，鼓励那个，精力充沛，干劲十足，搞得自己像外星人似的。（也保不齐真的是。如果你相信。嘿嘿。）

此处可以有掌声了！

6

在小区里转悠，拍了张柳树照片。尽管枝条光秃秃的，但形态很美，像幅国画。

北方的初春依然萧条，但南方已经生机勃勃。

没关系，不管迟来还是早到，都是春消息。

看到温州晚报一则报道：浙江泰顺发现植物新品种！

这是一种高达15米的乔木，栲属（壳斗科），“陈嵘栲”是它的名字，是为纪念温州平阳籍中国树木分类学的奠基人、著名林学家陈嵘而命名。“陈嵘栲”的发现，不仅是《植物志》上一个树木名字的增加，也是无数林业人踏遍山路的坚持和追寻。

大自然还有这么多“未知”，等待我们去发现……瞬间，觉得这个星球又熟悉又陌生！

萌眼萌语

## 春风花草香

□安宇影

当残冬的最后一场雪心不甘情不愿地消融后，春风渐暖，伴随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里，各种各样的草芽儿争先恐后地往外冒，仿佛一夜之间，田间地头，坡前坡后，一簇簇青翠欲滴的野草就葳蕤成了一片生命的绿色。

我们迫不及待地挎上小篮子，兴高采烈地奔向那片广袤的大地。绿油油的麦苗，绿油油的油菜，绿油油的蒜苗，还有那无边无际、有名无名的野草野菜，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张巨大的绿毯。我们脱掉厚厚的棉袄，换上轻便的春装，在这片绿色的地毯上嬉戏打闹、翻跟头儿、打滚儿，尽情释放禁锢了一冬的童稚天性。疯了半天，忽然想起大人是让我们来割草的，于是忙不迭地赶紧割，那一棵棵鲜嫩的小草是多么可爱啊。想象着这些滴翠的野菜那美妙的滋味，我们恨不得赶快割满一篮子，立即回家让母亲做好了给我们吃。

你看，那一棵棵、一片片青翠可人的荠菜、面条菜、灰灰菜、米米蒿，哎呀，好多呀，不大会儿，就挖了满满一篮子。回家后，人们挑好的吃，剩下赖的给牛羊吃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面条菜，也叫面条棵，可以焯水后凉拌吃，也可以蒸着吃，最好吃的方法是煮在面条里吃。

有一种叫马齿苋的，不仅好吃，还好玩。那褐色的茎光滑柔韧，掐下来一截，撑在眼皮间，看起来滑稽可笑。我们以此来扮妖怪，还以此来驱赶瞌睡虫。那小小的野菜，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多少欢乐啊！不过有段时间姥姥总是挖马齿苋吃，吃得我现在一看见马齿苋就反胃。

我喜欢的还有一种叫老饭蛋儿的野菜，叶子圆圆的，小小的，比辣椒籽还要小一点，做成蒸菜特别好吃，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劲道和嚼劲儿。不过这种野菜有一句不太好听的俗语，似乎是因其不太容易消化，所以奶奶从来不吃。奶奶是个特别讲究的人，像这种“名声不

好”或者样子不好看、味道不好闻的东西，她都是不吃的。

还有一种野菜，名字也特别有意思，叫猪毛菜，这个名字真是名副其实，因其长相和那根根直立的猪毛简直神似，因此而得名。不过这其貌不扬、其名不雅的野菜却特别好吃，最好的吃法是焯水后凉拌，滴点蒜汁和香油，嚼起来有点涩，有着泥土特有的野味和清香，让人百吃不厌。

属于野菜的时光很短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春脖子特别短，一转眼间，地里的庄稼就蹿得老高，这些小小嫩嫩的野菜也老了，不能吃了。很多野菜长大后都会开花，荠菜的花是白色的，小小碎碎，像满天星；面条菜能长很高，在一片绿色的麦地里开出玫红色的五瓣花，非常美丽；米米蒿的花是黄色的，远望去和油菜花相似，但是比油菜花的花瓣

小。这些开满花的野菜，就不再是野菜，而是野草了。人们无情地将它们踩在脚下，似乎完全忘却了它们曾经的青葱美好的时代。它们也似乎从来没有在意过人们对自己的态度，等到第二年春天来临，又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一样。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”那些生生不息、野火烧都烧不尽的青青小草啊，不仅养活了我们，也养活了我们的牲畜。它们和地里的庄稼一样，都是农人赖以生存的来自大地的恩赐啊！它们对人们毫无所求，从不挑拣任何生存环境，只要一场春

雨——哪怕没有春雨，只要到了该萌发的季节，它们就会一如既往、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，田间地头，路边沟畔，甚至车辙乱岗，都有它们绿色的身影。它们从来没有辜负过和它们一样卑微如尘的乡亲。

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”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经历多年奔波流离之后，暂居成都草堂，面对大好春光，诗人的思乡之情也更加浓郁。如今，我也只能在梦中回到故乡的青青田野，回到那片童年的乐土。这一棵棵小草，化为一缕缕乡愁，缭绕在我心间，日日夜夜。

